

酱缸震荡:再论丑陋的中国人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—2008—159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酱缸震荡:再论丑陋的中国人/柏杨著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9

(《丑陋的中国人》三部曲)

ISBN 978—7—02—006899—9

I. 酱… II. 柏… III. 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95625 号

责任编辑:常雪莲 装帧设计:翁 涌
责任校对:马云峰 责任印制:张文芳

酱缸震荡——再论丑陋的中国人

柏杨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19 千字 开本 640×960 毫米 1/16 印张 10 插页 1

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978—7—02—006899—9

定价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2007年,我社曾出版“典藏柏杨·杂文”系列五种,其中《丑陋的中国人》、《酱缸震荡——再论丑陋的中国人》和《我们要活得有尊严》,三部作品的思考重点都是中国的国民性,反映了不同时期柏杨对中国国民性不断深入的认识,特别是《我们要活得有尊严》更是一改以往对国民性的严厉批判,转而要为国人重塑尊严寻找明晰路径。我们此次将这三部作品重新装帧设计,并对内容进行了修订,作为“丑陋的中国人”三部曲一起推出,正是要向读者呈现柏杨对中国国民性认识的发展脉络。

此次出版,随书赠送光盘“柏杨的生命故事”,这部制作完成于新世纪的专题片,即是对柏杨一生提纲挈领的介绍,也是柏杨留在人世的最后影像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08年11月

序

柏 杨

谢谢日本作家黄文雄先生,由于他的建议和他提出的问题,使这一本书得以完成。最初只准备出日文本,后来才想到为什么中文本不能同步发行!

此时重新回顾一生的写作,除去开头十年的小说创作,第二个十年,我致力于社会现象的剖析与批判,然后,在铁窗下我再专攻十年历史。之后,继来的十年,我全心把《资治通鉴》译成现代语文。在整个写作过程中,我对国人根深柢固的观念和习性,有较深入的观察和体验的机会,所以,这本书也是身为一个中国人的一份自我检讨与期许。

我不相信生活在台湾这个衣食丰足宝岛上的国人,灵魂会就此麻痹下去,所以,我很兴奋地出版这本书。

1995年5月20日 台北

壹 酱缸震荡

1 我遗憾威胁不够

自柏杨先生的《丑陋的中国人》问世以后，天下激荡。有如竹竿触到蜂巢，搞得群蜂乱飞、乱叮。甚至有人谩骂柏杨先生诋毁同胞，扰乱民心，真是“贱骨头”；或对一般大众误导，造成思想见识的混淆，影响社会人群的认知与信心甚巨等等。这可以说是日本或欧美难得一见的社会怪现象。从《丑陋的中国人风波》、《都是丑陋中国人惹的祸》等书，可见一斑。不知是否有暴力威胁？有关《丑陋的中国人》所产生的风风雨雨、前前后后，柏杨先生不知可否略述一下概况？感触如何？

说实在话，我遗憾威胁不够。我指的威胁不够，不是指暴力的威胁，而是指对我提出“丑陋的中国人”论点反驳的薄弱，使我感到泄气。今天这个话题，在我提出后第十一年，仍然受到日本读者的重视，最近还继续推出第二十一版，又引发深入的追踪探讨，才有日文版这本书的完成在先，而中文版的出版同步在后。我遗憾的是《丑陋

的中国人》一书在我的国家,无论是台湾、香港,或大陆,除了情绪上的攻击,并没有更多深入的论辩和探讨。

一个人身处的背景和时代有很大关系。前天,我读到台北《联合报》报头下一则广告:

道歉启事

家母不幸别世,吾与妻小未尽孝道,又对外谣传吾姊争夺遗产,蒙二姊春霞体谅,不予计较,暨众姊妹同意无条件抛弃继承权,使吾顺利办理继承遗产。特此声明感谢并致歉。

道歉人:胡神贺 陈淑真

新营市太子路 153 巷 56 弄 3 号

这则广告如同青天霹雳,使人看到台湾由传统社会的堕落、僵化、腐败、鄙陋,提升到平等、公道、理性、尊严,新观念建立的过程中,最丑陋的一面。广告中这对夫妇,恬不知耻地剥夺众姊妹法定应有的权益,就是仗恃传统恶习的包庇,我们需要对这类左右我们生活的丑陋观念或行为,予以揭发和革新。

同一个问题,由于时代的不同,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,当 1960 年代,如果有人推测会有一个文化人因“大力水手”一幅漫画的翻译,竟被苦刑拷打,坐牢十年,一定不会有人相信。可是如果有人推测,《丑陋的中国人》一书,如果不在 1980 年代发行,而在 1960 年代发行,它的作者会处死,或至少也会监禁二十年,家破人亡。这项预言,不会有人怀疑它的可能性。

不过,我十分幸运,它发表在 1980 年代,当时台湾的独裁政治已进入尾声,有气无力,我个人虽然仍受禁制,不能到大学讲演,但政府对作者并没有采取行动。

《丑陋的中国人》没有给我直接的威胁,这使我感到时代因素的重要,因为再睿智、再勇敢的人,生在一个错误的时代,都会受到蹂躏。我庆幸我的寿命够长,直到七十岁,才走到一个企盼已久的相对民主时代,得以看到大家努力的成果,虽然遍体鳞伤,但有更多的朋

友，终生坎坷，死在独夫的罗网之下。

2 诚实的人有祸了

《丑陋的韩国人》在日本问世以来，同《丑陋的中国人》一样，也是轰动一时，后来，争议太大，韩国国内列为禁书。在韩国所引起的风风雨雨，实不下于《丑陋的中国人》风波，至今还在荡漾。韩国人自古以来即以“小中华”自居、自傲，具中华意识，实跟中国人大同小异。“大中华”与“小中华”在文化上更大同小异。这里请教柏杨先生：不知可不可以把韩国也看成是一个“小酱缸”？但回话要小心，以免遭韩人的狙击或追杀。

朝鲜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，以那么少的人数，和那么小的国土，竟能抵抗四周强邻四百次大小规模的侵略，最后仍然保持尊严地独立，而又从没有想到去骚扰邻邦，或侵略邻邦，我对他们十分尊敬。

“死不认错”是任何一个人，也是任何一个族群的共通病态。我有一个德国朋友对我指责中国人“死不认错”反应说：“我们德国人也是这样！”美国朋友并且指责我强调得过度，我妻子香华去贝尔格莱德参加她每年必去的十月国际作家会议，南斯拉夫朋友告诉她：“柏杨是在说我们嘛！”问题是，同样是学生，却有“小学生”、“大学生”、“博士班”的不同——程度上的不同。普通情况下，文明国家的人，面对证据，差不多都会承认，而中国人面对证据时，仍会顽强地继续辩解，把目标转移，或使主题流失，真到万不得已，非承认不可时，像选举失败检讨错误，也都是别人不好，例如：“票源都被某人挖空了！”或：“被某人出卖了！”绝大多数的中国人，认为承认错误是一种人格上的自贬，而且招来的灾难深不可测。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，在中国必须重写，因为它的结局恰恰相反，华盛顿会被揍得头破血出，“诚实”反而成了邪恶。

日本当年对《丑陋的日本人》的反应，也十分激烈，立刻把作者从

阿根廷大使任上调回，并奚落他说：“你已经落伍了，你知道的是过去的日本人，现在的日本人已不一样。”这也是程度上的差别，美国把《丑陋的美国人》列为国务院的参考书，日本撤换一个大使可以想象，如果《丑陋的伊朗人》、《丑陋的古巴人》继续出版，恐怕追杀令真会满天飞，文明世界的麻烦可就大了。

3 培养新的尊严

日本民族可以说是一个自虐性的民族，舆论界不但对政府，连日本人本身的缺点、缺陷，也天天被批得体无完肤。自明治维新以来，日本论坛上“日本人劣等民族说”甚为流行。自1891年以来，就有三宅雪岭的《真善美日本人》、《伪恶丑日本人》。从日本人的“奴隶根性”论，到“日本人畸形”说等等，“丑陋的日本人”百余年来不知已被说了几千万遍，甚至有人（教育部长）主张废止日语，使用法语当国语。日本政府或日本人天天被骂，骂了百多年，并未见日本亡国灭种。为何柏杨先生仅写了一本《丑陋的中国人》，社会反应却是“闻丑则怒”，群起而攻。天天惶恐，中国人一被人指摘“丑陋”，就会亡国灭种。中国人真的如此脆弱吗？

日本竟然有这类自责的书籍和见解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，着实使我吃惊——太出我意料之外了。根据我的印象，日本似乎一直是一个封闭而自满的民族，虽然有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，却没有自我创新的能力。先生的叙述，证明我的错误，但也解答了我（甚至全世界）的一个最大困惑：日本实在没有富强的条件，却竟然富强了起来，原因何在？现在得到了答案，那就是日本人是一个自我检讨能力极强的民族。一个自我检讨能力极强的人，会经常愤怒自己的不争气和进步太慢，这是一种生命，一种能力，看起来伤害尊严，实际上反而培养出新的尊严。没有这种基因，再多的人，再大的国土，都没有用处。日本只要不丧失这种自反自责的文化，就永不会衰败。

中国并不脆弱，但中国人却有神经质的恐惧，认为一句话都可能

推翻一个王朝，一句话就可以击毙一个国家元首。很多中国人诟骂我是“恨自己同胞的蠹贼”，简直疯疯癫癫，语无伦次。

不知道缺点，就无法改正缺点，连这么一个简单明了的道理，很多中国人却偏偏不明白，他们陷得太深，黏在缸底。

4 扒粪运动

不知道中国人的“家丑不可外扬主义”是不是来自“形式主义”、“面子主义”？是否也是形成酱缸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？

“家丑不可外扬”不是中国的特产，而是每个人，每个民族的共通性格，没有一个人会故意把他身上的疮口露出来，没有一个家庭愿意全世界都知道他家有个孩子是小偷，昨天刚被失主揍了一顿。事实上，如果只是个人私生活范围，社会也根本没有知道的必要。人们必须尊重别人的尊严，自己才有尊严，这要先从“尊重别人的私生活”做起，因之，每个人都有“隐私权”，所以“家丑不可外扬”在本质上，在以个人或“家”为单位的时候，在保护自己，保护亲人利益、名誉的大前提下，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。问题在于你的内心必须明白这是“丑”，不能硬把它美化得连自己都以为自己是天仙化人，那就是“酱缸蛆”在作怪了。

还有在政治上，“家丑不可外扬”现象不是中国所独有，即令美国，也要经过艰辛危险的“扒粪运动”，才攻破“家丑不可外扬”的顽强堡垒。专制政治的头目，都十分脆弱，这跟他表面的“英明”相反，所以对任何一种暴露真相的行动，都心怀恐惧。军队叛变，固不可外扬，免得引起连锁效应。纵是公主放一个屁，也不准外人知道，只因公主放了个屁，简直像一个村姑，有伤皇室的尊严，人民就会对皇室轻视，进而把皇室推翻。这种丰富的想象力还算好的，有一种是，头目们做了坏事，不肯改正，而一味不准“外扬”！

5 就是学不会

一般对《丑陋的中国人》一书的批判中,有人认为柏杨先生是主张“全盘西化”,是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。即使柏杨先生主张“崇洋而不媚外”,可是批评者仍然一口咬定是“媚外心态”,是“长他人志气,灭自己威风”。势必“贻害身心,贻害民族”。不知为什么“长他人志气,灭自己威风”的后果怎么会这么厉害、严重。难道酱缸文化是如此的弱不禁风吗?

《西游记》这本书大家都有印象,齐天大圣孙悟空,有七十二变化,变什么像什么,神通的广大,使人吃惊,但变成庙宇后,它的尾巴却不得不竖在后面做旗杆而被二郎神看出破绽。这寓言一件事,无论是人是神,彻头彻尾地变,变得一星点不剩,那是不可能的事,再大的神通都办不到。

“全盘西化”也是如此,它不可能把中国传统变得一星点不剩,那根本办不到,我从不做绝对不能实行的建议。我也反对有些急吼吼的人所主张的要彻底西化,连花柳病也要接受。好像中国人不染花柳病,就西化不起来,令人色变!事实上不接受花柳病,以及不接受最新式的艾滋病,照样可以西化。

如果把“西化”改为“现代化”,人们比较容易接受。可是中国人对“现代化”也有十分强烈的排斥倾向,好比说台湾社会的脱鞋进门,这本是日本留下来的生活习惯,中国人却把“门外”当成乱七八糟摆臭鞋的地方,还把它当做摆其他零碎破烂的地方,任凭人们呼吁,都不能改进,所以到了东方人小区,一看门外鞋子摆得乱七八糟,就可判断住的是中国人。

中国人对于物质上“西化”、“现代化”的肯定,大概已尘埃落定,只有精神层面,更严格地说,只有对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的“西化”、“现代化”,仍有许多中国人就是学不会,而且还抨击别人崇洋媚外,阻止别人去学。学习他人的优点,是一种智能!

6 如果没有鸦片战争

柏杨先生说：中国人剪掉辫子，解放小脚，应该感谢鸦片战争。如果鸦片战争提早三百年，中国的改观当更加惊人。

这一论断被群起围攻得很厉害。事实上鸦片战争对中国不但是次很大的文化冲击，对日本也是一次极大的冲击，也可以说是日本人开国维新发奋图强的大契机之一。鸦片战争警醒了日本人，可是到底有没有警醒大睡狮呢？

鸦片战争对日本而言，是一次极大的冲击，和一个巨大转变的催生剂。对中国而言，埋下的不仅是和平改革的种子，也是武装革命的种子。

鸦片战争之重要，是它间接而剧烈地促使中国转变。

日本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，转化成为明治维新的动力，把日本问题一次解决，而清政府好像人头转，脚跟不转。鸦片战争之后，上自皇帝和全体官员，下至大多数人民，仍过着昔日的封闭日子，早就忘了英国，也忘了鸦片，唯一的反应是对外人的船坚炮利，深为惊惶，认为只要有那玩艺就行了，完全不知道天下大势已变！

7 落后的烂国

有人从《丑陋的中国人》一书中，发现了：柏杨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认识太浅，而且不诉于理性，只肆意谩骂，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，摧残中国人对民族的爱心。这样是真正的反省吗？能唤起中国真正的反省吗？不知柏杨先生的高见如何？

我希望讨论问题时，头脑应该有最低层次的条理。当我指某人瞎一只眼，聋一只耳朵时，你必须确确实实，告诉我那家伙不但没有瞎一只眼，反而两眼炯炯有神，不但没有聋一只耳朵，反而两耳俱聪，连北海道有根针掉到地上，他都听得见，这才能使我因说谎、因诽谤

而蒙羞。现在,不这样做,只说我对那家伙了解太浅,甚至“他的屁股却是漂亮得很呀”,那不具说服力。

不敢面对问题,不敢面对焦点,只会双手乱捣,正是“酱缸文化”的特征之一!

我从没有说过我对中国文化认识很深,犹如我从未说我对硫酸的构成原理已透彻了解一样,但泼到身上产生的剧痛,却足以使我大叫大号,声震屋瓦。这时候,有人如果盘问我硫酸是怎么回事?是什么元素?只因我对硫酸认识太浅,甚至根本不认识,就斥责我“不诉诸理性”、“肆意谩骂”、“全盘否定硫酸在工业上的价值”,简直不可思议。

我到一个国家旅游,如果在每个巷口都被小偷摸光口袋,还被强盗痛揍一顿,剥去衣裤,最后,赤身露体,被警察捉去,以“妨害风化罪”送到法院,判了三年徒刑,打了五百军棍,在这种情形下,我不必对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有任何了解,就可以肯定它绝不是一个礼仪之邦和文明的国度,而是一个落后的烂国。

8 魔术巨棒

也有人认为柏杨先生不顾事实,有严重的片面性,它不是激励人们兴利除弊,奋发向上,而是损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,会使一些不谙时势的青年人丧失自信力。无情地打击中国人的自尊与自信,是要使中国人改进呢,还是要使中国人自暴自弃?更有人认为柏杨夸大、展览中华民族的缺点,只能产生毁灭民族自尊心,打击民族自信心的效果。本来是可以疗救的,就因柏杨的夸大而变成了无可救药。“柏杨的夸大”真的如此厉害吗?

有些中国人在辞穷理尽的时候,往往使出一种秘密武器,这秘密武器是一个贴着学术标签的法宝,念一句什么主义,或什么“张三说、李四说”的咒语,就会把对方击倒,宣告自己胜利。

什么叫“严重的片面性”?最近,日本神户、兵库一带发生强烈地

震,媒体集中报导,使人惊骇哀悼,我们能批评这些都有“严重的片面性”,不是日本全貌,而置之不理吗?再用前面的例子为证,病人投医,眼睛有病当然投奔眼科,耳朵有病当然投奔耳科,每一科都有“严重的片面性”,却不能因此便不去投医。

发现自己的病情,迅速治疗,才是健康的心理,如果发现自己“脏”、“乱”、“吵”,竟丧失自尊,连改正的能力都没有了,这种病态心理的人,只是进步的阻碍,世界上越少越好。在《王巷城》一书中,表面上温柔敦厚的医生,为了预防一个穷光蛋追求他的女儿,在手术中锯断该青年本可以不锯断、只是受伤了的一条腿,若干年后,这穷光蛋发现真相,他并没有跳起来咒骂,反而莞尔一笑,说:“那老家伙,他以为锯掉了我一条腿就毁了我,把我看扁了!”这才是志气、勇气和真正的智慧,只有病情沉重的人才弱不禁风!我并没有夸大,只是据实报导,好像一个小学生,历史考了三十分,我并没有夸大说他只考了十分。一个人听了长久的谎言——两千年来都一直认为自己的历史考的是一百分,忽然有人告诉他只有三十分,可能有点受不了,但他不敢面对成绩单,只敢面对成绩单哀号:“严重的片面性!”“太夸大!太夸大!”“卖国贼!”“使中国人自暴自弃,无药可救!”

9 只敢在“圣人”裤裆下跳来跳去

柏杨先生认为中国自孔丘先生之后,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。可是有人抬出谭嗣同、孙中山、鲁迅、茅盾、郭沫若、巴金这些人来:请问柏杨先生,难道他们都是酱缸蛆?认为没有比这更强烈的诋毁。我认为这只不过是对思想家的定义和评价的问题,不知柏杨先生的高见?

自从孔丘先生被皇帝封为“至圣”(第一号圣人),孟轲先生被皇帝封为“亚圣”(第二号圣人)之后,并没有封其他的人当“季圣”(第三号圣人),于是“圣人”就在中国绝了种,等而下之的只好称为“贤人”。不过,有一阵子,大约是七世纪八世纪,“圣人”忽然泛滥成灾,大头目

或大军阀，往往也被称“圣人”，帝王固是“圣人”，叛军首领也是“圣人”，反正大家过瘾，也说明“圣人”和政治的关系，密不可分。没有政治力量支持，就“圣”不起来，孔丘必须皇帝封他一封，他才有冷猪肉可吃。

知识分子一旦被帝王看中，封为“圣人”，他就成为大头目的私人宠物，谁都不敢碰，专制政府时代，谁都不敢碰孔丘。

茅盾、巴金是作家，并不是思想家。孙中山是一位有独到见解的人，可惜他在革命行动中消磨了自己。而谭嗣同，如果光绪载皇帝改革成功，他可能扮演鲁迅的角色。至于朱熹、王阳明，不过一个批注家，幸运的贤人而已。

“圣人”在政治权力培育下，影响力每日成长，终于变成一根巨棒，专门打击对政治权力不满意的人，不但有势，而且有威，历代帝王对无辜的知识分子，有时下不了毒手，自另有御用“文棍”祭出孔丘杀少正卯的例子——不必有罪，不必有证据，只要你觉得他不顺眼，使你心烦，就可杀了。可怜的“圣人”，终于沦为帮凶。而司马光写《资治通鉴》竟然不敢上接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写到前468年，《资治通鉴》理应开始于前467年，才是正常叙述，可是司马光因为《春秋》的作者是孔丘圣人的缘故，不敢从前467年写起，故意空白一段，只敢从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开始写起，可看出深入骨髓的奴性，连“大儒”也成了摇尾的宠物，只敢在“圣人”的裤裆之下那个小范围里跳来跳去，没有胆量，也没有智慧迈出一小步。

这又说回来了，假如迈出一小步，有什么后果？后果确实是可怕的，轻者落魄一生，永远弄不到一个官做，重则斩首。也难怪司马光先生，宁可被斥责为奴性入骨，也不敢试探刀锋。

10 死搅蛮缠

有人指出柏杨先生所列举的中国人的“丑陋”，通通归咎于中国几千年的“酱缸文化”。看不见中国在前进途中，同历史的、外来的种

种障碍所做的巨人式的斗争,只一味诋毁中国的文化。既没有指出中国人某些弱点产生的真正原因,也没有预示出中华民族腾飞跃进的可能性。不知对此批评,有何高见?

从先生转述的这项质疑,更证实我们的观察:确实有人在用“学术”的杠杆,轻轻拨开人们的目光,使其远离焦点。我们讨论的是丑陋的现象,了解丑陋的原因当然好,如果不了解原因,并不妨碍丑陋的存在!中国人的思想如果不加强逻辑训练,恐怕除了死搅蛮缠外,什么都不会。

我最近因心肌梗塞——心脏动脉四条血管全部阻塞,施行开刀绕道手术,幸而成功。我曾和医师讨论致病的原因,医生不敢十分肯定,或许由于先天遗传,或许由于高血压,或许由于高血脂,或许由于糖尿病,或许由于吸烟过多,或许由于过度肥胖。而有些绝症,人类迄今为止,还根本不知道它的原因,如癌症、艾滋病。“丑陋”是否由于“酱缸文化”的单一原因,“酱缸文化”是否由于儒家系统的单一原因,各人有各人的见解,也许我们现在认为是主要的原因,以后证明并没有关系!

指出缺点的真正原因,是必须先承认自己有缺点,在这个前提下,我可以肯定说主张检讨“原因”的人,已经同意我们是丑陋的结论,而这正是我所盼望的,至于怎么治病,以及探讨病因,那属于另一个范围。抨击我“没有预示中华民族飞腾跃进的可能性”,可谓奇怪得冒了烟。我只是一个受到硫酸烧伤了的患者,在呼叫呐喊而已。并不是军队元帅和政治头目,需要说些空话大话,来鼓励士气民心。当一个中国人,这种空话大话听得还不够多吗?可怜的同胞,一天不听鼓励的话,便精神恍惚,六神无主!

11 不应总想自己的美德

有人认为《丑陋的中国人》是集合中华民族中假、恶、丑之大成的书。中华民族的五千年间一切真善美均被滤去,映入柏杨先生眼中

的,只有“丑陋”。是否柏杨先生将来不得被迫写一本《美丽的中国人》来强调中华民族的“真善美”来“将功补罪”?

我的妻子张香华,去年(1994)在贝尔格莱德,遇到一位名叫维拉旦·戴维得渠(Vladan Devedzic)的南斯拉夫青年,听说她是从台湾来的诗人,十分兴奋,要求见面,表达他对台湾的感谢。原来他刚环游世界回来,在台湾时,向一位庄姓青年探问有没有便宜的旅馆,庄姓青年说:他知道有一个地方吃住都可以免费,于是招待他住进庄姓青年自己的家。有一天,戴维得渠到火车站游逛,想换钱吃零食,身旁有位青年请他吃个饱。等等项目,使他备感温暖,为对这份异国温暖永难忘怀,还把庄姓青年的电话给了香华,要她代他再致谢意。

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,听到这故事的人都十分高兴。但这种情形并不常见,日本朋友恐怕会想起一位日本少女到高雄被谋杀灭尸的往事。当一个中国人,不应该总是想自己的美德!日本神户、兵库大地震,没有人抢劫,没有人插队,这种高水平的民族质量,引起全世界钦敬!除非中国人做出更多美丽的事,我绝不会写《美丽的中国人》。但我相信,只要我们的反省能力和自责能力不被灭绝,灵性不被酱死,说不定下个世纪时,就会有这本书的出现。

12 一窝蜂发飙症

华人世界经常主张“要重视对读者的积极指导”,不然的话,既难免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的浪费,又会造成思想的混乱。是不是把中国人都看成是“愚民”,或没有“思考力、想象力、鉴赏力”,或没有自主性或判断力的“劣民”。什么都要指导,中国人如果没有“英明”或“伟大”的领袖来指导、领导,是否都会误入歧途?

西藏有一种牦牛,当领头的那只失足从悬崖跌下来时,后面跟随的牦牛群就会一只只跟着栽下去,粉身碎骨。挪威有一种旅鼠,当领头的那只走向大海时,后面追随的成百上千的其他旅鼠,也跟着走进大海,活活淹死。是一种什么神秘力量使它们这么盲从它们的领导,